群經平議

羣經平議卷七

周書

德清俞樾

□簡以明等極度訓

孔晁注曰極中也貴賤之等尊卑之中也

樾謹按孔訓極爲中則等極二字義不相屬矣極猶則也詩殷武篇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後漢書樊準傳引作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蓋極有準則之義故毛詩作極韓詩作則說詳尚書洪範篇此云等極猶等則也上文云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

本末以立中既言極又言中知極之不訓中矣

知哀以知慧

樾謹按慧讀爲惠古字通用論語衛靈公篇好行小慧鄭注曰魯讀慧爲惠是其證也說文叀部惠仁也知哀以知惠言知哀之則知仁之矣呂氏春秋論人篇曰哀之以驗其人人即仁之叚字哀之以驗其仁與此文知哀以知惠同義因叚人爲仁叚慧爲惠學者乃皆失其解矣

是故民主明醜以長子孫子孫習服鳥獸仁德土宜天時百物行治

樾謹按疊子孫二字文義未安下子孫字蓋衍文也此當以是故民主明醜以長子孫爲句習服鳥獸爲句仁德土宜天時百物行治爲句仁譎爲人大武篇四凶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正與此文同仁德即人德土宜即地宜也人德土宜天時百物行治者行猶用也猶言人德土宜天時百物用治也周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鄭注曰行猶用也孔晁不知仁爲人之叚字故失其讀因失其解至民主二字趙氏曦明謂民爲明字之誤朱氏右曾謂主爲王字之誤本書多言明王是言民主當依之訂正

通道通天以正人

樾謹按此當作道天以正人道猶道也法言問道篇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不如小決使道荀子禮論篇道及士大夫杜預楊倞注竝曰道通也然則道天以正人猶云通天以正人疑古本亦有作通天以正人者傳寫者誤合兩本爲一則曰道通天以正人於是文不成義後人又以道上加通字而爲通道通天矣下文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天有極則不威不威則不昭正人無極則不信不信則不行皆以道天正人對舉正承此文而

言可知此文當作道天以正人不當作通道通天以正人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若作通道通天則先言道後言天近於老子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恐非周初聖人之書所有之義也下文又曰夫天道三人道三是天有道人亦有道更可知此文之不以道與天夙人對舉矣由後人不知道天即爲通天因致此誤耳

人有常順常訓

樾謹按順當讀爲訓古字通也其下文曰順在可變即孔子有教無類之義下文又曰古者因民以順民

亦言因民以訓民也若如本字讀之則順即因也因民以順民文義複矣

上賢而不窮

注曰窮謂不肖之人

樾謹按不字疑下字之誤故孔注以窮爲不肖蓋謂上賢而下不肖也若是不字則上賢而不不肖文不可通孔氏必不作是解矣

夫民羣居而無選

注曰選行也

樾謹按詩猗嗟篇舞則選兮毛傳曰選齊也高誘注

呂氏春秋觀世篇淮南子精神篇竝曰濟等也然則羣居而無選猶言羣居而無等程典篇無政無選又曰選官以明訓凡言選者其義竝爲齊等史記平準書吏道益雜不選是不選有殽雜之義此言無選猶彼言不選矣孔訓選爲行未得其旨

大武劍勇　文酌

樾謹按劍武義不可通劍當讀爲驗言大武所以驗其勇也劍驗竝從僉聲故得通用墨子雜守篇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劍驗之劍驗二字亦不可通蓋古本止作須其還

報以劍之叚劍爲驗劍之即驗之也校者旁注驗字以明劍當爲驗因誤入正文古書往往有此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以劍驗爲參驗之誤然參之與劍形聲絕遠無由致誤其說非也此文叚劍爲驗正與彼同且以字義言之說文馬部驗馬名並無徵驗義凡言徵驗者當作譣說文言部譣問也是其本字也然則驗亦叚字安在驗可叚而劍不可叚乎

三取戚免偕四樂生身復

注曰戚近也免偕無患也

樾謹按大武篇四赦二取戚信復三人樂生身與此

文大略相似疑各有誤字不可強通此文取威當從大武篇作取威於義爲長枯猶攪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枯羽毊李賢注曰字書枯從手即古文攪字謂攪亂也然則取威免枯殆謂取足以示威而無攪亂之事

服美義淫罹匡

注曰淫過

樾謹按孔晁不釋義字謝氏墉曰凡義之所當爲者皆可過爲此謬說也義當讀爲儀周官肆師注曰古者書儀但爲義是其證也儀淫者威儀爲也故與服

美兹聚詩有客篇既有淫威此言儀淫彼言淫威其
古相近
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
樾謹按賓舉二字傳寫誤倒當作年荒則勤而不舉
賓祭以薄勤之言憂勤也僖二年穀梁傳不雨者勤
雨也釋文曰勤糜氏音覲集韵去聲二十二稕勤渠
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糜氏說此勤字當從糜讀勤
而不舉言憂勤而不舉也周官膳夫職曰王日一舉
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大喪則不舉大荒則
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然則年饑則勤而不舉正合周官大荒不舉之義賓祭以薄言賓與祭皆從薄也上文曰成年穀足賓祭以盛又曰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可證此文舉祭以薄之誤

冬寒其衣服　武稱

注曰寒衣爲收其絲麻

樾謹按冬寒其衣服義不可通孔注亦曲說也據大武篇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孔注曰凍葆謂發露其葆聚其文與此篇大略相同疑此文本作冬寒其旅史記天官書曰土

祩旅事是旅與祩同義冬寒其旅猶冬寒其祩也後漢書光武紀李賢注曰旅寄也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今字書作穞音呂古字通然則冬寒其旅亦就在田野者而言乃與上文春遊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三句一律若作冬寒其衣服則不類矣旅字古文作表與衣字相似表誤爲衣後人又加服字耳孔注但曰寒衣疑其所見本尙無服字也

爵位不謙

注曰謙損也

樾謹按謙之言縑也考工記輪人外不廉而內不挫

鄭注曰廉絕也說文火部作熑曰火煣車網絕也引周禮曰煣牙外不熑㷿爁其本字其義爲火煣車網絕引申之則凡絕者皆謂之熑今周禮作廉乃其叚字此文作溓亦其叚字也齊位不溓言有齊位者不絕其齊位也說文水部溓一曰中絕小水也是從兼得聲之字有絕義孟子稱周公兼夷狄兼亦絕也說詳孟子

童壯無輔 允文

樾謹按輔當讀爲怫怫輔並從甫聲故叚輔爲怫也說文心部怫懼也從心甫聲或體作怖童壯無怖言

無使惶懼也

五遠宅不薄大武

注曰雖遠居皆厚之

樾謹按遠宅二字無義據大開武篇亦有五和其文曰一有天維國二有地維義三同好維樂四同惡維哀五遠方不爭與此篇所言五和一有天無惡二有人無郄三同好相固四同惡相救五遠宅不薄大畧相同疑遠宅亦當作遠方字之誤也觀孔晁遠君之解是其所據本已誤作宅矣

三哀一要不嬴二喪人三擯厥親

注曰衰敝人之困窮如此要當爲惡　盧氏文弨曰所當衰者羸病者也失位者也六親不能收卹者也正文要不字訛注亦難曉梁處素云不羸當作不羸不足也下文必羸程榮本亦誤作必羸可知此字亦訛

樾謹按梁說是也惟要之義難解卽從孔注作惡義亦難通要疑渠字之誤渠不羸者穀不足也羅匡篇所謂年儉穀不足是也

四赦一勝人必羸二取威信復三人樂生身四赦民所惡

樾謹按以所列四事言之赦特其一事且居四者之末何得統曰之曰四赦乎據文酌篇四教一守之以信二因親就年三取戚免梏四樂生身復其三其四與此文二三略同然則此文四赦疑亦當作四教教赦字形相似又涉四赦民所惡句適四赦二字相連因致此誤耳

因其耆老及其總害大匡

樾謹按總字之義無解疑當作利利古文作秎總俗書作揔其上半相似因而致誤下文曰鄉問其利因謀其菑與此文正相應

樂不牆合

樾謹按牆合二字無義盧氏文弨曰牆合卽所謂宮縣然古書無以宮縣爲牆合者亦曲說也疑此文本作樂不合古人作樂必合之於廟詩有瞽篇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是也樂不合者不合樂也因涉下句牆屋有補無作之文而誤衍牆字耳

乃作程典以命三忠 程典

樾謹按三忠未知何義盧氏文弨訂爲三惡曰戰國策臣作惡古文也然一忠爲臣其義殊淺顏氏家訓言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

變不用爲祀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偏滿經傳然則惡字亦其時所造無疑論語釋文於泰伯先進篇俱有惡字云古臣字錢氏大昕養新餘錄以不精小學譏之是也盧說恐未足據且所謂三臣者果何指乎據大臣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孔注三吏三卿也疑此文三忠乃三吏之譌吏字闕壞後人遂妄改爲忠耳

德開開乃無思

樾謹按德開開文不成義疑德字上有愼德二字其原文蓋云思地愼制思制愼人思人愼德愼德德開

開乃無患皆以四字爲句古人迴重文多省不書止於字下作二小畫傳寫誤奪之耳

土勸不極美美不害用

樾謹按二句不可解疑當作上物不極美不害與上句牛羊不盡齒不屠相對成文物誤爲勸美字重出用字即涉下句用乃思慎而誤衍也害當讀爲割書大誥篇天降割于我家釋文曰割馬本作害是害與割古字通用割猶刈也廣雅釋詁割刈同訓斷然則土物不盡美不割猶言土物不盡美不刈也文傳篇日無伐不成材即其義矣

商饋始于王 鄭保

樾謹按此當作饋始于商王葢言祀上帝之後而饋膰肉從商王始也其下文云因饗諸侯重禮庶吏益先商王次及諸侯次及庶吏也今作商饋始于王則文不成義矣

不深乃權不重

樾謹按此當作不深不重乃權不重葢承上文深念之哉重維之哉而言謂不深念之不重維之則其權不重也後人因兩句皆有不重字疑爲衍文誤刪其一不知乃權不重之重爲輕重之重不深不重之重

爲重複之重字雖同而義則異也且此兩句以重重二字爲韵下文曰從權乃愬不從乃償以愬償二字爲韵茲四字一句今奪不重二字則句法參差不齊而亦失其韵矣

利維生痛 文敝

樾謹按此文云民何嚮非利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下文云何嚮非私私維生抗抗維生奪奪維生亂亂維生亡亡維生死下文所生五者皆不美之事則此文五者宜皆美事方相對成義而云利維生痛殊不可曉疑痛字當讀作通

痛與通聲近而義同故釋名釋疾病曰痛通也通在
膚脈中也利維生通通維生樂者利則流通流通則
無所鬱結故樂矣

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 文傳

樾謹按圍竭二字義不相屬圍疑實字之誤潛夫論
實邊篇引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
襲伐也土少人衆民非其民可遺竭也遺亦當爲實
唐人書從乚之字或變作辶如匝作迊匹作迊陋作
迺陋作陋之類干祿字書可考實變作遺因誤爲遺
也彼所引雖與此不同然大旨相近可知此文之當

作賈竭矣

天降滑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維王其明用開和之言言孰敢不格 大開武

樾謹按程字不當疊降滑于程降因于商皆天之所降也若作程程降因于商則義不可通矣葛字亦不當疊孔注曰商倒生葛是祐助周也可知所據本不疊葛字也言字亦不當疊孔注曰可否相濟曰和欲其開臣以和則忠告之言無不至也是孔讀維王其明用開和之爲句言孰敢不格爲句可知所據本不疊言字也今疊葛字言字義不可通當依孔注訂正惟

孔解開和何於義未安此當以維王其明用開和之言爲何孰敢不格爲何開和乃書名武儆篇曰丙辰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

何畏非道何惡非是不敬殆哉

樾謹按是上有闕文當云何畏非道何惡非□是不敬殆哉上文云何敬何好何惡時不敬殆哉此文之是不敬卽上文之時不敬時猶是也尚書堯典篇惟時懋哉史記五帝紀作維是勉哉臯陶謨篇咸若時夏本紀作皆若是並其證也是字連不敬讀則是上闕一字明矣

物周爲器寶典

注曰周用之爲器

樾經按經文當云物用爲器注文當云用句用之爲器今作周者皆字之誤

一孝子畏哉乃不亂謀

樾謹按子乃孝字之誤鄭君注禮所謂壞字也當讀曰一孝句孝畏哉乃不亂謀猶下文曰二悌悌乃知序悌下疊悌字則孝下必當疊孝字矣又下文曰三慈惠慈知長幼亦有奪誤當作三慈惠慈惠知長幼慈惠下疊慈惠字猶孝下疊孝字悌下疊悌字也茲

字卽慈之壞字亦猶子字卽孝之壞字也傳寫奪誤而其迹幸尚可尋謝氏墉以茲爲衍文盧刻遂刪去之而其迹泯矣亦見古書之未可輕改也

欲與無□則欲攻無庸以王不足竊微

樾謹按此三句本無闕文當以欲與無則爲句欲與無則欲攻無庸以王不足每句皆四字言欲與之而無則欲攻之而無庸以王則不足也下文周公之言曰泰若稽古維王克明三德維則咸和遠人維庸正對此三句而言淺人不知無則無庸相對成文而以則字屬下句因疑欲與無下尚有闕文乃加空圍以

識之耳

教之以服武修

注曰教之以服先生法服也

樾謹按說文服從𠬝𠬝從卩卩事之制也故鄭石制字乎服是服有法制之義教之以服服卽法也孔以法服釋之豈所教止在衣服乎失其旨矣

惟風行賄賄無成事私滛

注曰人之歸惡如草應風如用賄則無成事

樾謹按下賄字乃則字之誤其原文葢曰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風行賄則無成事故孔注云云是其

所據本尙未誤也王氏念孫讀書雜志謂行下當有
草字而今本脫之此說非也注中草字乃孔氏增出
以明風行之義非必正文有草字也大明武篇曰侵
若風行與此義同王氏又謂䝿賄無成事上更有脫
文由不知下賄字乃則字之誤故耳賄與則左旁並
從貝因而致誤注中賄則連文即本正文可據以訂
正

王食無疆武稱

樾謹按王當作玉所謂維辟玉食也古玉字王字並
三畫而連其中故易致混又涉下句王不食言而誤

此篇文皆用韵以四字爲句多頌美之詞王食無疆義亦然也

泰顚閎天皆執輕吕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克殷

注曰執王輕吕當門奏太卒屯兵以衛也

樾謹按此文本作泰顚閎天皆執輕吕以奏王大卒王入即位于社之左故孔注如此蓋其所據本未誤也書堯典敷奏以言枚氏傳曰奏進也奏王太卒者言進王之太卒以衛王也孔注加當門二字正明奏字之義王入即位于社之左言王位在社左也後人

誤讀皆執輕呂以奏王爲句謂與周公把大鉞召公
把小鉞以夾王相對成文因移大卒字於社字之下
而不知夾王可通奏王不可通且下句王入卽位于
社太卒之左社太卒連文更不成義矣

大匡封攝外用和大大匡

注曰和平大國

樾謹按此二句文義難明據下文曰中匡用均勞故
禮新小匡用惠施舍靜衆疑此文本作大匡用和大
封攝外乃與下二句一律大匡用和猶中匡用均小
匡用惠也大封攝外者儀禮士冠禮鄭注曰攝猶整

也言大封諸侯以整攝畿外之地也傳寫者奪川和大三字而誤補之封攝外之下其義遂不可通矣孔注亦曲爲之說於義不了也

傾九戒文政

注曰順此戒也

樾謹按傾字之義難明當依注文作順順與傾形似而誤耳注文亦有奪字當云順順此戒也猶上文濟九醜句注曰濟謂濟其醜以好也皆先舉經字而釋之注奪一順字而其義遂晦遂并經文而莫能是正矣

思義醜□

樾謹按大匡篇曰思義醜貪疑此文所奪亦貪字也

五民之利

樾謹按民之利三字於義未足疑民上闕一字五□民之利與下文七祇民之死九足民之財一律

示有危傾

樾謹按示當爲亓古其字也古其其字或作亣玉篇其下更出亣字曰古文是也又或作亓集韵其古作亓是也此文亓字當讀爲基詩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密禮記孔子閒居篇引作夙夜其命宥密是其

與其古通用此蓋以其爲基而又從古文作亓也亓有危頤言其基有危傾之勢不可不戒故爲九戒之一也學者少見亓字因改爲亓耳

充虛爲害

注曰陰陽姦謂之充國無人謂之虛也

樾謹按孔解充字非也楊倞荀子儒效篇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楊倞注曰充實也是充與虛正相對大聚篇曰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孔注曰有積有虛言不平也可證此篇充虛爲害之義

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大聚

樾謹按此當作立正長以勸人立職孤以順幼蓋立正長所以勸民事而立職孤所以使幼者得遂其生也正長也職孤也皆其名也勸人也順幼也皆其事也立職孤以順幼與下句立職喪以卹死文法正同管子治齊凡國都有掌孤孤幼不能自生者屬之此卽立職孤以順幼之事掌孤猶職孤也蓋成周之遺制矣今作立勸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則義不可通猶上句當百草以備五味誤作嘗五味以備百草並傳寫者倒其文也王氏念孫已訂正百草句惜未及此

敎芓與樹蓺

樾謹按此當作敎與樹蓺與猶以也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敎與樹蓺卽敎以樹蓺也古與予通用疑古本叚予爲與作敎予樹蓺後人據別本作與者訂正遂竝存予與二字因又誤予爲芓耳管子地員篇其草宜芓芓本作其草宜黍秫與芓蓋誤芓爲與而因加黍秫二字不知黍秫已見上文且非草也辨見諸子平議彼誤芓作與此誤與作芓正可互證

時四月旣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維予沖子綏文 世俘

樾謹按文下當有闕文據下文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曰惟予沖子綏文考然則此文亦當作綏文考明矣朱氏右曾集訓曰文文德也勝殷遏劉庶自此可綏天下以文德也此曲爲之說與下文不合

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

注曰眾人告武王焚玉四千也

樾謹按告焚二字當在四千之下其文曰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玉四千告焚五日武王乃俾千人求之四千庶玉則銷

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蓋庶玉二字連文此云凡厥有庶玉四千故下云四千庶玉則銷兩文相應告焚二字自爲句旣告焚之五日武王乃使人求之所謂告焚者以商王紂自焚告非以焚玉告也若如孔述則豈有不告紂之自焚而專告玉焚者乎卽以玉論天智玉爲重而庶玉則輕矣又豈有不以天智玉五告而顧以庶玉四千告者乎揆之事理皆不可通蓋由傳寫者誤移告焚二字於玉四千之上孔氏不能訂正故失其解耳

昏棄天下 商誓

檝謹按昇凝迪文義不可通憂當作擾擾字隸變作擾闕其左旁則爲憂矣昭十四年左傳注曰昏亂也襄四年傳注曰擾亂也是昏擾同義昏擾天下言亂天下也

官庶則荷荷至乃并 五權

檝謹按荷字當讀爲苛古字通也并字無解且於韵亦不協疑夲字之誤說文夲部夲所以驚人也一曰俗語以盜不止爲夲煩苛之至民必驚擾此與前說合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則與後說亦合且與上文韵亦相協夲字隸變作幸凡執字報字左旁今

皆爲幸是其證也幸與幸相似因而致誤耳

人庶則貫貫乃慝

櫆謹按慝當讀爲慝言人衆則必貫之貫之則必競爲姦慝矣古慝與匿同聲而通用尚書大傳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漢書五行志作仄慝是其證也說文無慝字古字止作匿耳

周公格左閎門會羣門 皋門

櫆謹按尚書堯典闢四門詩緇衣篇正義引鄭注曰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四門者卿士之私朝在國門後世東門襄仲桐門右師取法於古也又

周官大司馬職師以門名鄭注曰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然則此篇所云會羣門者言會集衆卿士也序云周公會羣臣于閎門經作羣門序作羣臣竝不相背玉海九十二百六十九兩引此經竝作會羣臣則後人不達門字之義而據序以改經也篇內云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可證門字之非誤宋氏右曾本從玉海作會羣臣失之矣

以家相厥室弗卹王國王家維德是用

注曰言勢人以大夫私家不憂王家之用德

檖謹按祭公篇曰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卹其外尙皆以時中乂萬國文義與此略同疑此文厥室上亦當有亂字而今本脫之弗卹二字屬上句讀以家相亂厥室弗卹猶云以家相亂王室而莫卹其外也王國王家維德是用猶云尙皆以時中乂萬國也孔注以弗卹屬下讀失之

又五日土潤溽暑 時訓

檖謹按暑字衍文也此當云又五日土閏溽下文土潤不溽暑當作土不潤溽說詳禮記月令篇

將帥不和

樾謹按上文云鶡旦猶鳴國有訛言下文云蕩挺不生卿士專權言與權爲韵此云虎不始交將帥不和和字不入韵疑必有誤古本當作將帥不驩讙與歡古通用禮記樂記篇鼓鞞之聲讙鄭注曰讙或爲歡將帥不讙卽將帥不歡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二曰讙古文作吅此文讙字疑從古文作吅因誤爲和耳

純行不二曰定 謚法

樾謹按此本作純行不忒曰定古書忒字或以貳字爲之尙書洪範篇衍忒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衍貳是

其證也貳譌作貳後人因改爲二矣史記正義引此文作純行不爽曰定爾雅釋言曰爽忒也是不忒與不爽同義後漢書蔡邕傳注又作純行不差曰定周易豫卦彖傳鄭注曰忒差也是不忒與不差亦同義若如今本作不二則與不爽不差之義絕遠矣禮記緇衣篇引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釋文曰不忒他得反本或作貳蓋亦叚貣爲忒因誤貣爲貳也此文又改貳作二學者遂無從訂正矣

柔質受諫曰慧

樾謹按盧校曰慧舊作惠當從之慧惠古通用字論

語衛靈公篇好行小慧鄭注曰魯讀慧爲惠是其證也此句與上文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本爲一條蓋柔質慈民謂之惠愛民好與則就慈民而推言之柔質受諫則就柔質而推言之以見有其一節者亦得謚之曰惠也因其字叚作慧後人遂分爲兩謚恐非其舊

就會也

樾謹按就與集一聲之轉詩小旻篇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毛傳亦曰集就也是就與集聲近義通爾雅釋言集會也此云就會也蓋卽讀就爲集故訓

會同

四塞九采之國 明堂

樾謹按采乃釆字之誤釆讀爲蕃蕃省作番番又省作釆也九蕃之國即周禮所謂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說詳禮記明堂位篇

二曰方輿之言以觀其志志殷以淵 官人

樾謹按方輿之言以觀其志八字當在上文以觀其備之下原文蓋曰復徵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方輿之言以觀其志此之謂觀誠三句相對成文皆觀誠之事也今誤在二曰之下則不類矣志

殷以淵四字上當有其字其志殷以淵與下文其氣寬以柔其色儉而不諂亦三句相對成文今奪其字則又不類矣

愚依人也

樾謹按依字義不可通疑是𣃨字之誤𣃨乃古旅字說文曰古文以爲魯衞之魯然則愚𣃨猶愚魯也𣃨誤作衣因誤作依矣武稱篇冬寒其衣服衣亦𣃨字之誤說已見前此文又加人旁作依學者益無從是正矣

歐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 王會

注曰東越甌人也比交州蛇特多爲上珍也

檵謀按蟬卽鱓之叚字一切經音義卷十六引訓纂曰鱓蛇魚也山海經郭注曰鱓魚如蛇蓋以其似蛇而得蛇名實非蛇也孔氏竟以蛇釋之謬矣又按此當於順字絕句順讀爲馴易坤象傳馴致其道九家注曰馴猶順也是馴與順音近而義通蟬蛇順者言其性馴善也雖有蛇名而實非蛇故曰馴明其與蛇異也下乃曰食之美朱氏右曾集訓讀順食之爲句釋曰順讀縱切之斯大誤矣

姑妹珍

注曰姑妹國後屬越

樾謹按盧氏文弨以姑妹爲卽姑蔑是也至珍字當爲一物而說者皆未詳今按乃珧字之誤珧字篆書作瑤與珍相似因而致誤爾雅釋魚蜃小者珧山海經東山經其中多蜃珧是珧與蜃同類此云姑妹珧下句云具區文蜃正以類相從矣

兹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

樾謹按若白馬當作若馬此言獸形如馬非必白馬乃相似也孔注曰兹白一名駮今考諸書言駮者爾雅釋獸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詩晨風篇毛傳文與

爾雅同說文馬部曰駮獸如馬倨牙食虎豹其文蓋
即本此而皆言如馬不言如白馬然則白爲衍文無
疑矣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李善注引此文曰兹白
者若馬馬上正無白字可據以訂正

都郭生生欺羽

注曰都郭北狄生生獸名

檝譙按欺羽似別爲一物然下文止曰生生若黄狗
人面能言不及欺羽未詳其義疑欺羽二字當在下
文奇幹善芳之上其文曰欺羽奇幹善芳奇幹善芳
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蓋欺羽爲國名奇幹善

芳爲鳥名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曰文鉞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紈牛露犬乘黃茲白並出此篇皆爲所貢之物然則奇幹善芳亦當爲物名不得以奇幹爲國名矣若以奇幹爲國名則當云白民乘黃義渠茲白方與奇幹善芳一律也山海經西山經曰翼望之山有鳥焉名曰鵸鵌服之令人不厭注引周書曰獻芳不眯然則郭所見周書當作奇餘獻芳故引以爲鵸鵌之證歟羽之國或即所謂翼望歟觀奇幹之或爲奇餘而郭氏且引以證山海經之鵸鵌則奇幹之非國名益信蓋由

欺羽二字誤入上文讀者遂以奇幹爲國名國名不
當復舉乃於下句刪去奇幹二字耳孔晁於此文不
釋欺羽之義是所據本未誤下注當云欺羽亦北狄
奇幹善芳鳥名今作奇幹亦北狄善芳鳥名此後人
所改非其舊也郭璞引周書注山海經當云奇餘獻
芳不眯今作獻芳不眯亦後人刪之非其舊也若無
奇餘二字則與山海經之䳋鵸何涉郭氏乃泛引之
乎

鸞楊之翟

注曰楊州之鸞貢翟鳥　王氏念孫曰鸞楊本作楊

鸑故孔注曰楊州之鸑貢翟鳥今本鸑鸑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

樾謹按王說是矣而未盡也此篇之例皆於國名之下即繫以所貢之物如稷愼大麈穢人前兒良夷在子之類皆是也又或加以字如會稽以鼉義渠以茲白之類從未有於國名下加之字以足句者此云楊鸑之翟與通篇句法不倫疑本作楊之鸑翟故孔注曰楊州之鸑貢翟鳥也

離丘漆齒

樾謹按文選曲水詩序李善注引此文作離身染齒

且引爾雅北方有比肩人爲證疑周書原文作離軀

軀卽身也因軀字俗書作躯玉篇身部軀下有躯字

曰同上俗是也躯字闕壞止存右旁遂作離上矣李

善所見本作離身蓋傳寫之異文猶漆樹之作桼齒

也或竟從選注改上爲身失之矣

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　祭公

樾謹按作陳周三字義不可曉孔氏無注朱氏右曾

集訓曰制作陳布周密則失之迂曲矣今按作者始

也詩駉篇毛傳曰作始也是其義也陳與甸通信南

山篇維禹甸之周禮稍人注引作維禹敶之敶卽陳

經七　　一二

也作陳周者始甸周也國語周語曰邦內甸服說文田部甸天子五百里地此言文王武王規度下國始定成周之地以爲甸服也讀者不知陳爲甸之叚字故不得其解耳陳與甸古同聲甸之爲陳猶齊陳氏之爲田氏

維天貞文王之董用威

注曰貞正也董之用威伐崇黎也

樾謹按此本作維天貞文王句董之用威故孔注曰董之用威伐崇黎也今本董之二字誤倒當據注乙正孔解貞字之義未得貞當訓定釋名釋言語曰貞

定也文王之時天命已定矣故曰貞

旣畢丕乃有利宗丕維文王由之

注曰旣終之則有利于宗皆由文武之德也

樾謹按丕維文王由之不作不維文武由之故注曰皆由文武之德若如今本則注不當增出武字矣上文曰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勲又曰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茲以文武連文

此亦當然竝據注訂正

賞罰無位史記

樾謹按位與立古字通無猶不也說詳王氏引之經

傳釋詞賞罰無位卽賞罰不立也

奉孤而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

注曰謀主謂孤長大也前事謂專命

樾謹按謀主二字不可曉疑當作其主言其主必畏

而疑之也其誤作某又誤作謀耳周書序曰穆王因

祭祖不豫詢某守位作祭公詢某卽詢謀或古本周

書謀字多省作某後人槩加言旁遂并此文其誤作

某者一律加之而爲謀主矣注中謀主亦其主之誤

孔意蓋以經文所謂其主者乃就其孤長大之日言

之故曰其主謂孤長大也若如今本作謀主則孤長

大之後何以謂之謀主乎

文武不行者亡

樾謹按文字衍文也其下曰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云云是西夏之亡以武不行非以文不行也武不行者亡與上文武不止者亡義正相對阪泉氏用兵無已而亡謂之武不止然則西夏性仁非兵而亡當謂之武不行矣今衍文字義不可通

其川巠納 職方

樾謹按周官職方氏作涇汭然汭非水名說文水部汭水相入也然無水名之訓衍書之嬀汭渭汭洛汭

左傳之漢汭渭汭雒汭滑汭豫章之汭無作水名解者惟職方氏涇汭爲水名卽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汧縣之芮也然既非本義故亦無定字周禮作汭漢書作芮此經作汭皆從內聲之字也說文於淇篆下曰沒也又云一曰淇水豫州浸然既著其本義又著其別義水部諸篆如此者多矣而汭篆下竝無一曰汭水雍州川之文疑許君所見周官未必作汭也盧本據周官訂正作涇汭恐轉非古書之舊下文河內曰冀州其浸汾露亦與周官作汾潞不同盧氏謂潞古通用露可爲潞安在納不可爲汭乎

遠人來驩視道如咫 太子晉

樾謹按驩讀爲觀下文曰國誠甯矣遠人來觀卽其證也

應事則易成 王佩

樾謹按此篇自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在順上至危亡在不知時凡二十九句皆有在字獨此句作則字與上下文不一律疑當作應事在易成易之言速也史記天官書塡星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漢書天文志太白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蘇林曰易疾過也是易有疾速之義故與

久爲對文事機之來間不容髮故曰應事在易成易成猶速成也後人不解易字之義而以難易之易解之則在字之義不可通因改爲則字矣

謀成在周長

注曰周忠信也

樾謹按周長二字義不可通注以忠信爲解要亦曲說也周疑用字之誤謀成在用長言在擇其長者而用之

賤則名汝周觀

注曰名汝善惡也

樾謹按名猶命也孟子公孫丑篇其閒必有名世者漢書劉向傳引傳曰聖人不出其閒必有命世者焉三國志荀攸傳注引傅子曰孟子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命世者蓋命與名古通用廣雅釋詁曰命名也然則名亦猶命也朕則名汝者朕則命汝也御覽引韓詩傳曰古者必有命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敢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車又潛夫論浮侈篇曰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是古有命民之事故曰朕則命汝也孔注未得其義

食器甒迤膏矦屑矦 器服

樾謹按王氏念孫以迤爲匜字之譌當從之甒匜者二器也膏矦屑矦者器中所實也矦讀爲餱說文食部餱乾食也膏餱蓋和之以脂膏屑餱蓋雜之以薑桂之屑儀禮既夕篇注曰屑薑桂之屑是也文選思元賦曰屑瑤蘂以爲餱兮此屑餱二字之證作矦者叚字也朱氏右曾以迤膏矦屑爲句以下矦字屬下句讀失之

商謀啓乎周周人將興師以承之作鄭謀 周書序

樾謹按商謀啓乎周義不可曉疑當作商啟謀乎周

人開小開序曰文啟謀乎後嗣與此文法正同啟猶發也啟謀也者猶禮記內則篇所云出謀發慮也文王之謀後嗣與商之謀周其爲謀也不同然其啟謀則一也啓謀二字誤倒而乎字又誤平乃失其義矣

羣經平議卷七

羣經平議卷八

德清俞樾

毛詩一

有蕡其實　桃夭　國風周南

傳曰蕡實貌

樾謹按蕡者大也有蕡其實言其實之大也汝墳篇遵彼汝墳傳曰墳大防也靈臺篇賁鼓維鏞傳曰賁大鼓也蕡與墳賁字異而義同

肅肅兔罝　兔罝

傳曰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箋云罝兔之人鄙賤之

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　正義曰此美其賢人衆多故爲敬小星云肅肅宵征故傳曰肅肅疾貌鴇羽鴻鴈說鳥飛文連其羽故傳曰肅肅羽聲也黍苗說宮室箋云肅肅嚴正之貌各隨文勢也

繼謹按如正義所說則肅肅本無定義各依文勢釋之此經云肅肅兔罝不云肅肅罝兔則以器言非以人言傳釋爲敬恐失之矣肅肅乃說兔罝之形文選西京賦飛罕潚箾薛綜注曰潚箾罕形也李善曰說文曰罕網也潚音肅箾音朔然則以肅肅說罝形猶以潚箾說罕形肅肅疊字也潚箾疊韵也

公矦干城

傳曰干扞也箋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罝兎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諸矦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

樾謹按毛以干爲扞之叚字故曰干扞也鄭以干爲戰之叚字故曰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如毛意則干爲扞衞之扞公矦干城者言公矦可用以扞衞其城也如鄭意則干爲戰盾之戰公矦干城者言公矦可用以爲干用以爲城也箋中扞字必是干字之誤鄭止依經文用干字爲戰之叚字不依毛公讀爲扞也

故正義云鄭惟干城爲異自箋文干誤爲扞則混傳箋而一之或反疑正義之非矣

維鳩方之 鵲巢 召南

傳曰方有之也

樾謹按方之猶附之也方附一聲之轉漢廣篇不可方思傳云方泭也谷風篇鄭箋文同方之爲附猶方之爲泭也說文彳部徬附行也漢書李尋傳集注曰旁附也徬從旁聲旁從方聲而皆訓附則方亦有附義矣昭十七年左傳魴也以其屬死之周官太卜鄭注引此文魴作鮒禮記明堂位篇以房俎注曰房

謂足下附也並方聲付聲相通之證維鳩方之言維

鳩附之也附有附益之義故傳曰有之也

憂心惙惙草蟲

傳曰惙惙憂也

樾謹按首章云憂心忡忡次章云憂心惙惙故爾雅

釋言曰忡忡惙惙憂也而毛公即本以爲說然其辭

首章不曰忡忡憂也而曰忡忡猶衝衝也以是推之

惙惙亦當自有意義矣說文叕部叕綴聯也惙字從

叕卽有綴聯之意荀子非十二子篇綴綴然楊注曰

不乖離之貌不乖離卽是相綴聯也憂心惙惙猶曰

憂心綴綴言𢡆心聯屬不絕也因其言憂故字從心耳且以文義求之首章曰憂心忡忡承之曰我心則降傳曰降下也蓋忡有衝突之意故以降下之意承之也次章曰憂心惙惙承之曰我心則說說之言釋也說文言部曰說釋也蓋惙有綴聯之意故以解釋之意承之也卒章曰我心傷悲承之曰我心則夷夷之言悅也爾雅釋言夷悅也蓋直言傷悲故以夷悅之意承之也傳訓說爲服夷爲平然則詩人之旨雖毛公不能盡得矣

誰謂雀無角行露

傳曰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箋云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

樾謹按傳箋之意皆謂雀實無角故其說如此然下章云誰無鼠無牙何以穿我墉鼠之穿墉若不以牙復以何物乎兩章文義一律鼠實有牙則雀亦實有角竊疑所謂角者卽其喙也鳥喙尖銳故謂之角詩人之意謂雀無角則何以穿我屋女無室家之道則何以速我獄此論其常也乃事物之變則有大不然

者故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正見其出人意計之外聽訟者不可不察也角字之義自來皆屬獸言說文角部角獸角也其實角字本義當爲鳥喙漢書董仲舒傳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此二句以鳥獸對言予之齒者去其角謂獸有齒以齧即不得有角以啄也傅之翼者兩其足謂鳥有兩翼以飛即不得有四足以走也若以角爲獸角則牛羊麋鹿之類有齒復有角者多矣安得云予之齒者去其角乎文選射雉賦裂膆破觜注曰觜喙也觜爲鳥喙而其字從角可知角字之

義矣今俗謂口爲嘴嘴蓋即觜字而加口旁也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

傳曰樸樕小木也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爲禮　正義曰林有樸樕謂林中有樸樕之木也故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不言林者則林與樸樕爲一也

樾謹按林有樸樕野有死鹿兩文相對如鄭箋之意則林有樸樕爲一處野爲一處有死鹿三字總承上兩處而言不辭甚矣古人無此文法也駉篇毛傳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上章野有死

麕毛以郊外外曰野解之然則此郊林野對文野爲郊外之野林亦當爲野外之林毛雖無文學者可以隅反矣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謂以白茅束此樸樕及死鹿也學者但知白茅純束止以野有死鹿言與上章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同義而不知其兼以林有樸樕言於是不得其解矣綢繆篇綢繆束薪正義曰言薪在田野之中必纏綿束之乃得成爲家用以興女在父母之家必以禮娶之乃得成爲室家然則林有樸樕以白茅束之正與綢繆束薪同義上章止言野有死麕故曰白茅包之此章兼言林有樸樕

故曰曰茅純束以死鹿可包樸樕不可包也詩人之
義其密如此鄭猶未之得也

報我不述　日月　邶風

傳曰述循也箋云不循禮也

樾謹按報我不循於義未明鄭以不循禮足成其義
疑亦非經旨也釋文曰述本亦作術當從之說文行
部術邑中道也道德之道與道路之道本無異義故
禮記樂記篇不接心術大傳篇服術有六鄭注並曰
術猶道也然則不術猶不道言報我不以道也文選
廣絕交論注引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是

作述者毛詩作術者韓詩術正字述叚字也薛義視毛義爲長然訓術爲法不如訓術爲道於義更安矣

不我以歸擊鼓

箋云不與我歸期

樾謹按箋增期字非經旨也詳繹詩意蓋從征之士有因傷病不得歸者故作此詩下章云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傳曰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傳以不還解爰居爰處蓋居處於彼是不得還也又亡其馬則終無還理矣故欲其家人求之于林之下也然則此章不我以歸乃實不與歸非止不與歸期矣

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illegible]

傳曰展誠也箋云誠矣君子愬於君子也君之行如是實使我心勞矣　正義曰言君之誠如是志在婦人矣君子聞君行如此實所以病勞我心也

樾謹按鄭以誠矣君子爲愬於君子未知於毛意何如正義解爲君誠如是矣又未知於鄭意何如而要皆迂曲非經旨也方言曰蹇展難也齊晉曰蹇山之東西凡難貌曰展荆吳之人相難謂之展若秦晉言相憚矣是展與蹇音義相近蹇卽蹇字廣雅釋詁蹇展難也卽本方言文也展矣君子猶云蹇矣君子言

其難也此詩乃婦人以君子久役而作首章云我之
懷矣自詒伊阻此我字我其夫也次章云展矣君子
實勞我心此我字婦人自我也毛傳曰阻難也然則
展矣君子與自詒伊阻文義正相屬惟其自詒伊阻
故曰難矣哉我之君子實使我心爲之憂勞也

中心有違谷風

傳曰違離也箋云徘徊也

樾謹按違當爲婔說文女部婔不說貌字亦通作愇
廣雅釋詁曰愇恨也又或叚違爲之文選幽通賦曰
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曰違恨也違或作愇是其證

也小心有違猶云小心有恨傳箋竝失之釋文引韓詩曰違很也很恨義同廣雅釋詁曰很恨也韓說殆勝於毛矣

遑恤我後

箋云遑暇恤憂也

樾謹按禮記表記篇襄二十五年左傳引此文竝作皇恤我後蓋古字止作皇後加辵作遑也皇當讀爲況向書無逸篇無皇曰漢石經作毋兄曰則皇自敬德正義曰王肅本皇作況漢石經作則兄曰敬德兄卽古況字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

有之皆皇況聲近義通之證尚書大傳皇于聽獄乎
鄭注曰皇猶況也然則我躬不閱皇恤我後猶云我
躬不容況恤我後箋訓皇爲暇則其義轉迂矣

不我能慉

傳曰慉養也箋云慉驕也

樾謹按說文心部慉下引此文作能不我慉當從之
能與甯通正月篇甯或滅之漢書谷永傳引作能或
滅之然則能不我慉猶言甯不我慉與日月篇甯不
我顧句法正同彼箋曰甯猶曾也曾不我慉反以我
爲讎兩句文意正一氣相生後人不解能字之義誤

倒其文耳慉者好也古音畜好相近故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呂氏春秋適威篇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之則讎也高注曰周書周公所作畜好也詩人以慉讎對文正本周書彼作畜者叚字也傳箋所訓均未得其旨

瑣兮尾兮 旄丘

傳曰瑣尾少好之貌 正義曰瑣者少貌尾者好貌

樵案尾亦少也尾與微通尚書堯典鳥獸孳尾史記五帝紀作字微漢書古今人表尾生晦師古注曰即微生畝也莊子盜跖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釋文

曰尾本作微釋名釋形體曰尾微也是尾微聲近義
通瑣兮尾兮猶云瑣兮微兮𣇈即式微式微之意流
離之子詩人以自喻流離即倉庚一名黃離留者陸
璣以爲梟非是
㒟兮𠑊兮
傳曰𠑊大也箋云㒟擇　正義曰毛以爲衞不用賢
有大德之人兮有大德之人兮鄭以爲衞君擇人兮
擇人兮
樾謹按傳箋兩義均有未安即正義所衍說其不辭
甚矣𠑊當讀爲倜說文人部倜武貌字亦作㒟方

言曰撊猛也僩兮僩兮乃武猛之貌下句云方將萬舞萬舞者武舞也周易豫象傳先王以作樂崇德李氏集解引鄭注曰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禮記文王世子篇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鄭注曰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證以左傳楚公子元振萬而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則鄭義殊塙此經方將萬舞毛傳曰以干羽爲萬舞誤兼文武言鄭易之曰萬舞干舞也則固謂萬舞是武舞矣僩兮僩兮乃武猛之貌與萬舞正合猶下章言公庭萬舞而繼之曰有力如虎

也僩者僴之叚字淇澳傳曰僴寬大也僩本爲武貌而訓大者義與僴通也彼僴叚之僩可訓大則此僩叚之僴可訓武必泥本字以求之斯不得其旨矣

終窶且貧 北門

傳曰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箋曰君於己祿薄終不足以爲禮又近困於財

樾謹按如箋義則窶卽貧所致言窶不必更言貧矣何以云窶且貧乎一切經音義卷一引蒼頡曰無財備禮曰窶與箋義同然其字從宀則窶之本義當屬居處說文宀部窶無禮居也此窶之本義也所謂無

禮居者乃陝小之謂史記滑稽傳甌窶滿篝正義曰
甌窶謂高地陝小之區是窶有小義方言簍小者南
楚謂之簍又云冢小者謂之塿則凡從婁得聲者竝
有小義矣窶從穴婁聲當爲小屋爾雅釋宮曰陝而
修曲曰樓義與相近屋小則堂室奥阼之制不備不
可以行禮故曰無禮居引申之則凡無禮者皆得謂
之窶毛公此傳是也凡陝小者亦得謂之窶釋名釋
姿容曰窶數猶局縮皆小意也又引申之凡貧者亦
得謂之窶爾雅釋言曰窶貧也郭璞注曰謂貧陋經
文止言貧而注必兼言陋者說文𨸏部陋阸陝也郭

氏之意蓋謂窶得訓貧者乃從陜小之義引申之也然則窶之爲貧展轉引申非其本義而鄭箋必謂祿薄不足爲禮使窶與貧并爲一談非經意且非傳意矣終窶且貧者終猶既也已也葛藟篇終遠兄弟傳曰已相遠矣箋云今已遠棄族親是傳箋並訓終爲已也衛之忠臣仕於闇君言既已不見禮遇又且貧也孟子論仕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夫仕於闇君則已非見行可之仕矣乃并不能接之以禮養之以財則際可之仕公養之仕俱不足言宜其不得志也箋是一事貧又是一事傳義甚明先

言叟後言貧者賢者恥無禮尤甚於患貧也

北風其喈 北風

傳曰喈疾貌

樾謹按說文口部喈鳥鳴聲也葛覃篇其鳴喈喈傳曰和聲之遠聞也他如風雨篇雞鳴喈喈鼓鍾篇鼓鍾喈喈烝民篇八鸞喈喈凡言喈喈者皆取其聲之和爾雅釋訓喈喈民協服也亦和協之意此經喈字傳訓為疾未詳其義竊謂喈當作湝說文水部湝水流湝湝也一曰湝寒也詩曰風雨湝湝今詩無此文疑說文錯誤當引此詩北風其湝也一章曰北

風其涼雨雪其雱二章曰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涼與喈雱與霏義皆相近喈當從說文一曰寒也之訓其涼其喈義同猶雱盛貌霏甚貌其雱其霏義亦同也傳訓爲疾葢從水流湝湝取義謂風之疾如水之流也

副笄六珈 君子偕老 鄘風

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

樾謹按鄭箋不解副字正義亦不言毛鄭同異考周

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鄭注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之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鬄服之以見王然則毛公所謂副正鄭君所謂編禮記明堂位鄭注曰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掌王后之首服爲副是鄭意與毛不同其箋詩雖不言副爲何物然曰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則其說固與注禮同不從毛公編髮之說也續漢書輿服志曰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

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熊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然則漢因以步搖當周之副卽六珈亦尚得其大略鄭不敢竟以漢制說經故云古制有未聞耳釋名釋首飾曰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貳也兼用衆物成其飾也不言以髮爲之與鄭義同古者祭服君袞冕夫人副褘然則婦人首服之有副其猶男子首服之有冕與毛公說以編爲副恐不可從廣雅釋器曰假結謂之鬠古制

湮而古字亦變矣

是紒䯰也

傳曰是當暑袢延之服也　正義曰縐絺是當暑紲去袢延蒸熱之服也又曰紲袢者去熱之名故言袢延之服袢延是熱之氣也

樾謹按傳言當暑袢延之服並無紲去之文且袢延之爲熱氣亦是臆說非傳義也袢延猶伴奐也卷阿篇伴奐爾游矣箋云伴奐自縱弛之意袢與伴並從半聲延與奐古音亦相近當暑袢延之服謂當暑自縱弛之服也傳箋均不解紲字紲當作褻說文衣部兩引此經褻篆下曰是褻袢也袢篆下曰是紲袢也葢褻本字紲叚字惟其爲褻衣故得自縱弛也

美孟庸矣

傳曰庸姓也

樾謹按庸之爲姓無考錢氏大昕謂庸即閻也以文十八年左傳閻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爲證然古男子不以姓行則閻職非姓也又引漢書谷永傳閻妻爲證此則得之惟此詩作于惠公時姜弋庸必當時貴姓乃其時閻姓無聞焉詩人何取而詠之乎庸姓疑即熊姓說文熊從能炎省聲炎與庸一聲之轉尚書洛誥篇無若火始炎炎漢書梅福傳引作毋若火始庸庸熊從炎聲故得通作庸春秋所書魯夫人姜氏

爲多而亦有弋氏熊氏襄四年夫人弋氏薨宣八年
夫人熊氏薨是也魯衛兄弟國其所與爲昏姻者宜
亦大畧相近詩人以孟姜孟弋孟熊並言蓋耳目聞
見此三姓最大也昭七年左傳正義曰古人讀熊皆
于陵反然古無韵書聲之輕重緩急不能齊同後漢
劉鎭南碑熊與豐爲韵然則庸之與熊何不可通必
謂熊字古止于陵反一音泥矣
作于楚宮定之方中
傳曰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
樾謹按此與下句作于楚室兩于字並當作爲文選

魏都賦張載注及謝朓和伏武昌詩王融曲水詩序李善注引此經並曰作爲楚宮作爲楚室蓋于與爲古通用段氏玉裁詩經小學已及之矣惟未及作字之義馴爲思焉斯作傳曰作始也作于楚宮者始爲楚宮也作于楚室者始爲楚室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明以初字釋作字自來未得其義

匪直也人

傳曰非徒庸君

樾謹按王氏念孫據廣雅匪彼也之文讀匪爲彼詳見經義述聞其說是也匪直也人猶云彼直者人也

者也二字亦通用論語陽貨篇惡紫之奪朱也惡鄭
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孟子盡心篇孩
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也者也互用即其例矣彼直者人與彼姝者子句法
相似毛公生六國時古語已不盡可通近人訓詁之
學益卓絕矣

猗重較兮 淇奧 衛風

樾謹按禮記曲禮孔疏論語鄉黨皇疏荀子非相篇
楊注文選西京賦李注引此文猗並作倚據節南山
篇有實其猗箋曰猗倚也則猗倚固聲近義通也然

作猗作倚並叚借字其字實當作輢說文車部輢車旁也輢重較兮言車旁有兩較也較說文作較曰車輢上曲銅也是較在輢上故繫於輢而言之楚辭招䰟曰檻層軒些句法與此相似西京賦曰戴翠帽倚金較則已誤解此經倚字矣

碩人之薖 考槃

傳曰薖寬大貌

樾謹按薖乃草名其為叚字無疑自昔求之有得其字者以義求之薖當作和和字古或以咼為之淮南子說山篇咼氏之璧高誘注曰咼古和字是也又或

變作瑀文選盧子諒覽古詩趙氏有和璧李善注曰琴操曰昭王得瑀氏璧瑀亦和字是也此經云碩人之邁蓋段邁爲咼而又段咼爲和展轉相段古書自有此例釋文曰韓詩作過此則後出之字以碩人言故從人作過猶以璧言故從玉作瑀也首章美其寬大次章美其和平本各自成義而和之聲近于桓水經桓水篇引鄭康成尚書注曰和讀曰桓是也長發篇元王桓撥傳訓桓爲大則此傳訓和爲寬大於義未始不可通矣段氏玉裁曰邁卽窠之叚借碩人之窠義甚不安此不得其說而强爲之辭也

永矢弗告

傳曰無所告語也箋云不復告君以善道

樾謹按此詩箋義甚失忠厚之旨毛以爲無所告語亦與永矢之文未合王肅說首章弗諼曰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說次章弗過曰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其義甚正卒章弗告亦當依肅義說之告讀爲捁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捁羽羣李賢注曰字書捁從手即古文攪字謂攪亂也說文無捁字蓋是攪之或體覺告聲近釋名釋書契曰告覺也攪從覺故或從告孟子告子篇曰有牿亡之矣趙注以牿爲牿

亂爇亦讀爲㮎承矢弗告言長以道自誓不敢㮎亂人苟信道未篤則見紛華而悅者有之矣詩人所以長誓弗㮎也

朱幩鑣鑣　碩人

傳曰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　釋文曰鑣鑣表驕反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云鑣謂之钀

樾謹按說文金部鑣馬銜也巾部幩馬纏鑣扇汗也是扇汗之名屬幩不屬鑣傳文人君以朱纏鑣爲句扇汗且以爲飾爲句扇汗二字乃言其用非言其名

猶曰既以扇汗且以爲飾也後人或即其用而名之
謂之扇汗亦謂之排沫斐是犢之異名陸氏誤以鑣
扇汗三字連讀乃以扇汗爲鑣之異名則失之矣續
漢書輿服志曰乘輿象鑣亦扇汗王公列侯朱鑣繹
扇汗可知鑣與扇汗非一物也又陸氏此數語釋傳
文鑣字非釋經文鑣鑣字乃繫之鑣鑣下疑傳寫之
誤阮氏校勘記已及之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氓
箋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無有朝
者常早起夜臥非一朝然言已亦不解惰

樾謹按此四句皆自言有功於夫家宜見恩禮之意故言我三歲爲婦則一家之人無居室之勞矣我夙興夜寐則一家之人無有朝起者矣皆由已獨任其勞故也鄭箋所說未得詩人之旨而以靡有朝爲非一朝尤於文義未安

巧笑之瑳 竹竿

傳曰瑳巧笑貌

樾謹按瑳非笑貌乃齹之叚字說文齒部齹齒參差從齒差聲笑則參差齒見故以爲巧笑之貌

能不我知 芄蘭

傳曰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箋云此幼穉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

樾謹按正月篇甯或滅之漢書谷永傳引作能或滅之是能與甯通日月篇甯不我顧箋云甯猶曾也能不我知與甯不我顧同言此幼稚之君雖則佩觿而曾不我知也知者接也墨子經篇曰知接也古謂相交接曰知故後漢書宋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羣書治要作貧賤之知是知有交接之義也能不我知者曾不我接也下章能不我甲傳訓甲爲狎然則首章言不與我交接二章言不與我狎習語意正相近說

此經者不知能為語辭而以實義釋之又不解兮字之義故皆失其解矣谷風篇不我能慉說文引作能不我慉與此句法相同能亦當也說已見前

垂帶悸兮

傳曰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

樾謹按說文心部悸心動也有節度之訓與字義不合傳說非也垂帶悸兮乃刺之而非美之悸之本義為心動引申之則凡物之動者皆可以悸言之字亦作痵一切經音義卷一曰悸古文痵同說文疒部痵氣不定也是痵亦有動義也詩人刺惠公雖容兮遂

兮而其無帶乃悸然常動正見其舉動之無節猶左傳以褻袒如故褻見昭公之不君卽小以明大也

一葦杭之 河廣

傳曰杭渡也

樾謹按葦非可以渡河之物傳義非也說文手部杭扞也重文杭曰抗或從木是杭卽抗之或體杭訓扞故亦訓蔽昭元年左傳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杜注曰亢蔽也亢乃抗之叚字列子黃帝篇曰而以道與世抗釋文曰抗或作亢是其例也一葦杭之言一葦之闊卽足以蔽之正是極喻其狹耳

爰樹之背 伯兮

傳曰背北堂也　正義曰背者向北之義故知在北

樾謹按背即北字也古背北同字國語吳語曰吳師大北韋昭注曰北古之背字是也爰樹之背即爰樹之北傳以經但言北未言所在故以北堂釋之正義之說反涉迂曲矣

在彼淇厲 有狐

傳曰厲深可厲之旁

樾謹按傳意此厲即深則厲之厲然水深則非狐所能涉故以爲深可厲之旁其說甚爲迂曲且經止言

淇厲不言厲旁傳義殆失之矣今按厲者瀨之叚字說文水部瀨水流沙上也從水賴聲賴與厲古音相近論語子張篇未信則以爲厲己也釋文曰厲鄭讀爲賴漢書地理志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曰賴皆其證也瀨從賴聲故得以厲爲之史記南越傳故歸義越侯二人爲戈船下厲將軍徐廣曰厲一作瀨此經厲字正與彼同淇厲者淇瀨也楚辭湘君篇石瀨兮淺淺漢書司馬相如傳北揭石瀨師古曰石而淺水曰瀨是瀨爲水淺之處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是水淺之處狐得涉之也毛以爲深可厲之旁則混

于卒章之淇側戴氏毛鄭詩考正曰隰泮之屬也引水經注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爲證則混于首章之淇梁矣詩人之言自有次第首言淇梁明易涉也次言淇厲則涉之稍難矣卒言淇側則徙涉于水厓不得涉矣所以憂之彌甚也混而同之豈得其意乎

左執簧 君子陽陽 王風

傳曰簧笙也 正義曰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鍱也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傳以笙簧一物故云簧笙也

樾謹按笙不能無簧而簧不必定施於笙簧蓋自成

一器釋名釋樂器曰簧橫也于管頭橫施于中也此謂竽笙中之簧也又曰以竹鐵作于口橫鼓之亦是也此自成一器者也鹿鳴篇鼓瑟吹笙吹笙鼓簧瑟與笙爲二物則笙與簧亦二物傳以簧爲笙非也文選長笛賦注曰大笙謂之簧益非古義矣說詳禮記月令篇調竽笙篪簧

右招我由敖

箋云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

樾謹按上章右招我由房毛傳以房爲房中之樂此章敖字傳雖無文宜亦一律敖當讀爲驁儀禮大射

儀曰公入驁鄭注曰驁夏亦樂章也以鐘鼓奏之其詩今亡右招我由敖言右招我用驁夏之樂也鄭經招我由房曰欲使我從之於房中房以地言故敖亦以地言然敖為舞位他無所見恐未足據也

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麻

傳曰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已之貌

瀊謹按顏氏家訓書證篇曰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是顏所見江南舊本並作將其來施經單言施而傳箋重言之曰施施猶氓篇旣其笑

矣傳箋重言之曰嗟嗟爲蘭篇悉帶悸兮傳箋重言之曰悸悸此例甚多當以江南舊本爲正顏反疑其誤非也惟傳箋之義均未得經旨此篇將子無怒傳曰將願也荀子君道篇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楊倞注曰施謂展其才也然則將其來施者願其來而展其才也首章言將其來施次章言將其來食詩人之辭自有意義蓋首章以子嗟言序所謂莊王不明賢人放逐者正指子嗟子嗟之才必有可用故曰將其來施欲其有所設施也次章以子國言子國則子嗟之父也因其子之賢而思其父其父之年必已老

矣不能有所設施矣故曰將其來食言願其來而以飲食頤養之不復煩以事也自來說詩者皆未達此義

彼留之子

箋云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　正義曰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正謂朋友之身也非與其父爲朋友孔子謂子路賊夫人之子亦此類也

樾謹按此詩首章言彼留子嗟次章言彼留子國傳曰子國子嗟父菿因子嗟之賢而上及其父也卒章言彼留之子則又因子嗟之賢而下及其子也此正

詩人愛賢無已之意鄭箋明云於思者則朋友之子正義誤以彼晉之子亦謂子臧故曲爲之說殊失經旨

敝予又改爲兮 緇衣 鄭風

樾謹按篇中言予者皆設爲周天子之辭序云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然則緇衣之詩固美武公而亦見周天子之能善善正義曰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則大謬矣故通篇皆設爲周天子之辭儀禮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此卽所謂敝予又改爲

也其云適子之館者觀禮天子賜舍是也其云還予授子之粲者覲禮饗禮乃歸是也武公以諸侯入為卿士故用諸侯之禮詩人紀其實耳

無踰我里　將仲子

傳曰里居也二十五家為里　正義曰謂無踰越我里居之垣牆

樾謹按二十五家之里不可逾越故正義加垣牆字以成其義然非經旨也里猶廬也文選幽通賦里上仁之所廬曹大家注曰里廬皆居處名也是里為居處之名與廬同義漢書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在邑曰

里是其義也無踰我里猶云無踰我廬傳以居釋里其義已足又申之曰二十五家爲里則轉失之

洵美且仁 叔于田

箋云言叔信美好而又仁 正義曰仁是行之美名叔乃作亂之賊謂之信美好而又仁者言國人悅之辭非實仁也

樾謹按禮記中庸篇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然則古所謂仁者乃以人意相存問之意故其字從人二也此章以仁稱叔見有叔則能以人意相存問故巷有人無叔則莫

能以人意相存問故巷無人也孔穎達徒震於仁之名而不達古義未得其旨嘗謂詩人之辭非如後人苟且趁韵者首章言巷無居人故曰洵美且仁次章言巷無飲酒故曰洵美且好三章言巷無服馬故曰洵美且武末一字皆與首句相應說文馬部曰馬武也於人言仁猶於馬言武皆古訓也

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大叔于田

傳曰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樾謹按磬控雙聲縱送叠韵凡古書雙聲叠韵之字皆無二義傳以一字爲一義恐非也磬控縱送並以

御言磬郎控也言止馬也送郎縱也言騁馬也淮南子覽冥篇磬龜無腹高注曰磬空也磬爲空故亦爲控古文聲近者義卽相通縱送亦猶是矣分爲四事轉非古義上文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而磬控縱送獨承良御句而言猶下章叔馬慢忌叔發罕忌而釋掤忌弓獨承叔發罕句而言也

洵直且侯 羔裘

傳曰洵均侯君也箋云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樾謹按洵直且侯與叔于田洵美且仁句法正同彼

箋云洵信也言叔洵美好而又仁然則洵直且侯亦言洵忠直而又君也傳訓洵爲均似於義未合故鄭不從之但曰皆忠直且君則與洵美且仁一例至侯字之義傳訓爲君而箋又引論語文證之則君猶威也君與威古音相近說文艸部莙从艸君聲讀若威是其證也爾雅釋親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說文女部威下引漢律曰婦告威姑威姑即君姑也毛訓侯爲君即是訓侯爲威故鄭引論語文以證之明君之爲威也正義以爲有人君之度失毛鄭之旨矣毛不直以威釋侯而仍用釋詁文訓爲君者以侯無威義

訓爲君則威儀存其中矣釋文引韓詩曰侯美也侯之訓美亦從君之義而引申之左傳曰美矣君哉白虎通號篇曰皇君也美也侯爲君故亦爲美毛韓之義雖異而實同精於故訓者可一以貫之

三英粲兮

傳曰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

樾謹按三德即具於詩首章洵直且侯一句自二德次章孔武有力一句爲一德直也侯也武也所謂三德也鄭以洪範說此詩恐未必然

不寁故也

傳曰寁速也箋云子無惡我摯持子之袪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

樾謹按傳訓寁爲速於義未了箋申傳意迂曲殊甚恐非經旨寁之言接也寁從疌聲接從妾聲兩聲相近說文疌或作萎即其例矣爾雅釋詁篇郭注曰捷謂相接續也釋名釋形體曰睫接也漢書外戚傳注曰倢言接幸於上也是凡從疌得聲者並有接義此一詩首章言無我惡兮不寁故也次章言無我魗兮不寁好也謂無以惡我魗我之故而不接續故舊之情好也蓋今君雖失道而先君之恩義不可忘詩人所

執袪而留之者其辭至切矣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

樵謹按首章路字入韵次章路字不入韵猶騶虞篇首章虞字入韵次章虞字不入韵權輿篇首章輿字入韵次章輿字不入韵也合而讀之則兩虞字兩輿字未始不自爲韵詩固有此一例也此詩兩章竝言遵大路兮而一入韵一不入韵正與彼同但彼在末此在首爲小異耳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此章路字當作道變文協韵失之矣

東門之栗東門之墠

傳曰栗行上栗也箋云栗人所啗食而甘耆故女以自喻也

樾謹按鄭以栗爲褒栗字恐非傳意也傳云行上栗與左傳行栗同襄九年傳斬行栗杜注曰行栗表道樹若是表栗字豈鄭國表道止種栗樹而無他樹乎抑晉師於鄭國表道之樹止斬其栗而不及其他乎足知其非矣今按栗當讀爲列國語周語曰列樹以表道古者列樹表道故表道之樹即謂之列栗與列聲近故得通用東山篇烝在栗薪箋云古者聲栗裂同也四月篇冬日烈烈箋云烈烈猶栗栗也並其證

也首章云東門之墠次章云東門之列墠者除地爲墠列者列樹表道鄭以本字讀之似於經義傳義胥失矣

云胡不瘳　風雨

傳曰瘳愈也

儁讓按首章云故不夷傳曰夷說也卒章云胡不喜喜說義同此章曰不瘳義不倫矣瘳當爲憀文選琴賦注曰憀與聊字義同然則不憀猶不聊也戰國策秦策曰百姓不聊生高誘注曰聊賴也楚辭逢尤篇曰心煩憒兮意無聊王逸注曰聊樂也蓋人無聊賴

則不樂故聊有樂義泉水篇聊與之謀傳曰聊願也

願與樂意亦相近云胡不瘳猶言云胡不樂傳義失

之

羣經平議卷八